

新民晚报 | 民间收藏



▲“鼠年庚子如意壶”

庚子如意壶迎春

◆ 王琪森

壶福开岁，壶运齐天。在庚子新年来临之际，海上名窑四海窑推出了“鼠年庚子如意壶”，以贺岁迎春，欢度佳节。此壶由海派紫砂大师许四海的儿子、四海窑的第二代传人许泽锋创意设计，既吸纳了传统紫砂精湛典雅、庄重朴穆的特征，又融入当代紫砂崇尚造型、注重装饰的理念，因而整把壶化古通今，气格高贵。珠圆玉润，境生象外。

庚子为鼠年，鼠系十二生肖之首，其始于天干地支的天人合一，也源于阴阳五行的乾坤运转。如今国泰民安，世缘和谐，万象更新。因此，许泽锋经过反复构思、不断推敲，决定整把壶的造型取经典的如意壶式，器形丰逸饱满、圆浑雍容，视觉效果相当富丽稳重、融通和畅，以寓意岁岁如意，年年吉祥。在选定了壶款后，主题的展示自然是生肖鼠，其点睛之处是壶盖上安放了一只造型生动可爱的小鼠。只见这个小家伙正昂首迎新年，双耳高耸听佳音，前爪合拢，弓身背着一个如意大福袋，为大家送五福来了。小鼠是用三维立体雕塑手法处理，形小而丰实圆巧，颇有灵动之感与造型张力。而小鼠所背的五福袋正施放出一片如意祥云，从壶盖流向壶身，上下相联，一气呵成。祥云下有一只小鼠正在欢快地接纳，使之对应互动，为整把壶增添了欢快喜庆的气氛。

庚子如意壶构思妙得、独具匠心的亮点是采用了先进的装饰理念，即福袋所流出的祥云用黄色彩绘泥点缀，中间用彩线勾勒，在朱红的壶身上呈现了一片如意祥云，象征着新岁祝福，弥漫着浓郁的神话色彩。在装饰手法上，又大胆地掺用了铺砂法，即让如意纹铺砂与福袋铺砂遥相呼应，色彩变幻渲染，生机盎然。庚子如意壶还配有一只如意杯，一壶一杯，彰显了生活的诗意性和品茗的仪式感。

从岁首之鼠的立体雕塑、福袋祥云的流飞到如意纹的铺砂，整把庚子如意壶集中汇聚了艺术的图式和工艺的效应，这既是对传统紫砂的突破，又是对当代紫砂的拓展，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崛起的紫砂壶艺家的创作能量和审美追求。为了增强紫砂壶的书卷气，许泽锋还特请其父许四海在壶上题了四字篆书“庚子如意”，从而使雕塑、绘画、书法集于一壶，真可谓“壶小天地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

紫砂泥是紫砂壶之本，因而有“人间珠玉安足取，且如阳羡溪头一丸土”之说。值得一提是此把庚子如意壶的泥料选用了最好的底槽清泥。该泥产于江苏宜兴黄龙山系，是紫砂泥的最底层，质地细腻纯正而光华潜蕴，泥性之佳、砂质之好，为历代紫砂名家所推崇之首。明清及近代经典名器中有不少就是底槽清所制，如惠孟臣的《柚子壶》、时大彬的《古灯壶》、陈曼生的《合欢壶》、陈鸣远的《莲壶》等均采用了底槽清。而此把庚子如意壶亦是四海窑收藏多年的老泥，因而经窑火烧制后，泥色红艳华润，润如玉珠，细如肌肤，尽显“紫泥新品泛春华。”

父亲江寒汀先生，是艺坛公认的近现代花鸟画名家，人称“江虚谷”。他一生崇拜虚谷，学习虚谷，当然也倾倒在虚谷绘画的清新与别致。

《竹月松鼠图》是父亲所藏的众多虚谷画作中特别精彩别致的一幅，一方面是尺幅宏阔，有五尺整张左右大小，另一方面是画面景致丰厚饱满，一般这种层叠复杂的构图，都是画家精心经营之作。画面前后分了三个层次，背景是一轮皓月当空朗照，几片竹叶映入月光之中，显得幽静且空明。画家以清淡润泽的墨晕烘托出圆月的皎洁，真如古人诗中所吟诵的那样：“圆月正当户，微风犹在林”，是别有一种诗情蕴蓄于画意之中的。在圆月光晕中，第二个层次便是压于画面偏右下一侧的那块顽石，顽石前后布置疏竹数枝构成另一个层次。这种前后堆叠覆压的多层次构图法，很考验画家处理复杂场景的功力。通过不同形式的描绘技法，比如浓淡不一的墨色，线条与墨块的区分，不同颜色的敷染，都达到划分层次井然明晰的效果。此图中画家正是通过用润而略显晕化的墨块来描绘湖石，全然摒弃了线条的勾勒，单以没骨法为之。而石头前后的竹干枝叶，则用双勾法，虚谷用

这件太行崖柏根艺“蝙蝠”栩栩如生、浑然天成，它并不是因中国国家根艺大师孙新的高超功夫技艺所致，而是仅凭大师睿智犀利的目光发现，以他丰富的根艺经验，慧眼识宝觅得的。

蝙蝠长50厘米，宽45厘米，高40厘米。整件作品未经人工雕琢，纯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它取材于一件百年以上的崖柏坨料，坨料通常密度较高，油脂聚合非常好，整株崖柏的精华都被凝聚在这个部位，崖柏生长环境恶劣，常年经风刮和干旱，上部枝体放慢生长速度，而根部吸收多，导致筛管逐渐扩大，如同水袋一样，不断灌水以致袋子变大，逐渐形成一个坨坨形状。因此它的形成复杂不易，导致造型怪异，却深受崖柏爱好者的追捧。该坨坨，酷似蝙蝠的双翼，经风化的水泥皮纹酷似其羽翼，而且蝙蝠的头部

十多年前，我驾车和胡明一起到新场镇去，在街上闲逛时发现有家古玩店的角落里扔着两块小石头，虽然灰不落脱，我觉得那是青玉，于是打听价格。老板说：30元一块，两块一道去55元。我当即买下。

那块比较厚实的青玉，我请人雕了一只小葫芦；另一块扁扁的大小只有一元硬币那么大的雕什么好呢？对了，雕一只小木鱼吧。雕完抛光，果然是青玉，还是老料，小巧玲珑的木鱼上还有一片一片的鱼鳞（见图正中吊着的）。我把它挂在背包的拉链扣上，我到哪里，它陪伴同行，我心里就很安稳，耳畔似乎有笃笃笃的木鱼声。

木鱼是佛和道二教最常使用的木制鱼形法器，都是用木头做的，没有玉做的。最小的木鱼一般也有4厘米，声音清脆悦耳；最大的可达90厘米，一个人抱它都吃力，声音则低沉浑厚。当然，更大的木鱼有一米多长，真正是一条用木头雕琢出来的鱼，也称鱼梆，它挂在寺庙的长廊里和食堂外，用来召集信徒。

我们都见过木鱼，它们是团

“江虚谷”收藏的虚谷画 ◆ 江圣行

它独特的断断续续的略带颤动的线条勾勒竹枝竹叶的轮廓，成功地将竹与石区分开来。竹是劲健而且爽辣的，还略带着苍硬挺拔的气势，石则是浑沦且蕴藉的，加入它，只为了画面更为凝重浑厚。与凝重浑厚形成强烈对比的，则是竹竿上端一对追逐着的松鼠，所谓“画眼”者是也，这又是一番灵动活泼的场景，与摇曳斜出的竹姿是可以形成协调的动感的，与厚实的顽石则又是一动一静的相互映衬。

丰富多变的笔墨造诣，独到的刻画手段，都是虚谷和尚用以营造其独特氛围的方式。他的花鸟鱼虫，以不同于前人的画法，用排比的构图形式，夸张萌拙的造型，方硬的勾勒线条，构成其自身不同凡响的绘画语言。他画的竹，往往以其浓淡交错，沉着酣畅之笔，表现着“拙”而“朴实”的况味，他喜欢用逆锋和侧锋，画出的枝叶并不光滑，反而是艰涩的，错杂甚至零乱的。我父亲常说，虚谷和尚的竹枝竹叶，粗看上去蓬头乱发，不修边幅，实则如枪如戟，自有一种傲然之气。他的竹叶呢，常



使用两条弧线交错而成，在竹尖处，或略有停顿形成一个墨点，或任其交叉错落，但韵味自然。我父亲又常说：看虚谷的竹，可以感受到他本人虚怀若谷与刚正不阿不谐世俗的品德。可以听到

簌簌作响的天籁，真是奥妙无穷。说这番话时，往往就会指着墙上挂着的这幅画为举例对象，他指着画面，侃侃而谈的样子，那种陶醉于佳妙艺术境地中的姿态，至今如在眼前。

《竹月松鼠图》上，在清冷素净的设色里，画家刻意点缀着几枝红叶，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艳丽，只不过是浅浅淡淡略带赭石混着朱砂的一抹而已，在疏落的枝条上，叶态正侧俯仰，寥寥数笔而使整幅画面的色调温暖起来，如同言简意赅的遣词造句，徒使文章更具有了活泼的亮点。

《竹月松鼠图》是父亲江寒汀先生收藏的众多虚谷作品中特别珍贵的一幅，父亲常在画室中凝神观赏，悉心琢磨画中的一笔一墨，时时发出啧啧赞叹之声。他赞叹虚谷画松鼠的变形与想象，赞叹于松动中求虚实的绘画理念，以及富有节奏感韵律性的笔法，空灵的美感常使他醉心画中，听着他的讲解，来欣赏此幅作品，领略其中的笔墨之美，意趣之美，从当初的一知半解，到如今的体会深切，真是百看不厌的。

百福具臻

◆ 王炳奎



清晰可辨，整件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一只蝙蝠正在起飞闪烁双翅的一刹那间，动态感极强，形神很到位，可以说其逼真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。它是自然界风雨侵

蚀的结果，历史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，也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杰作。

在华夏的文化里，蝙蝠绝对是“福”的象征，这在许多留存古老的建筑以及砖刻、石刻中几乎处处可见。蝙蝠由嘴发出高出两万赫兹的声波，叫“超声波”，人是听不见的。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就会反射回来，传到蝙蝠灵敏的耳朵里。蝙蝠通过大脑，判断出障碍物样子等，来判断是吃

是逃。人类通过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发明了探路仪、雷达。蝙蝠在水平地面上是无法起飞的，一定要有一点高低落差。蝙蝠的导航能力绝不仅限于回声定位，它体内具有磁性“指南针”导航功能，可依据地球磁场从数千英里外准确返回栖息地。而此前，众所周知，蝙蝠是著名的“夜行侠”，虽然它的视力不错，但其拥有超常的回声定位方法，仍可在黑暗中导航觅食。

这件根艺取材柏木，“柏”谐音“百”，而蝙蝠的“蝠”谐音为“福”，所以我专为它取名“百福具臻”，臻意为至，引申为美好的，意思就是形容各种福运一齐来到。它不愧是一件根艺中的精品、崖柏中的极品。前身，吸收天地灵气，今世，演绎百年传说，给我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并传递美好的祝愿。（图片摄影：吴勇）

木鱼故事

◆ 童孟侯



鱼状的，腹部中空，头部正中开口，尾部盘绕，其状昂首缩尾。敲木鱼的槌也是木头的，轻轻一敲，便会发出清亮的声音——这声音是调节念佛诵经节奏之快慢的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木鱼声来警醒修行者，不要懈怠，不要昏沉，好好念经！

今年夏天，我到山东烟台访友，闲暇时和振友一起到东方古玩文化市场去淘宝，转了一圈，突然发现有个地摊上放着一只两个拳头大的木鱼，其造型我从没见过

过的，木鱼上竟然带了个把（见图中间）。

我问摊主：多少钱？摊主说：80元。我说：你敲一敲我听听。摊主举起木槌轻轻一敲，笃笃笃！笃笃笃！那声音竟然那么洪亮，那么飘逸！我没有讨价还价，100元找20元。我问摊主：还有吗？他说：大哥，这么大的古玩市场只找到这么一个，你运气好。

回到振友家，我俩粗粗探究后一致认为：在寺庙里，比较大的木鱼是放在桌垫上的；比较小的木鱼则是拿在手上的，执之以拇指、食指和中指，左手拿住，右手敲击便是。然而，碰到做佛教法事“绕莲”（即绕法堂走），手里捏着个木鱼就有些拿不稳，敲不准。我

觉得这个带把的木鱼是桑木做的。整个木鱼素面，没有任何花纹雕刻，比起那些香樟木的鎏金木鱼，比起那些精雕细刻的檀木木鱼，反而显得朴实而大气。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使用多年的老物件，木鱼的背面和把上已经有了包浆；更重要的是木鱼的斜面上有不浅的经过敲击的磨损痕迹，洋溢着浓重的“佛气”。冥冥之中，它就像在古玩市场等着我，像是不露面的老和尚要把这个宝物传承给我，我真的是“运气好”。

木鱼无疑是吉祥物。专家指出：木鱼的出现，最晚是唐朝，可能还要早。我的这个带把的木鱼是哪个朝代的呢？因为没有落款，器型也不规整，无从得知。

家里收藏多个木鱼，每天早起，我就依次敲一下，笃笃，笃笃，笃笃，等同于烧香拜佛了。尤其是那只红色小木鱼（见右图），敲起来声如马蹄，惟妙惟肖，像是催促我快快开始干我今天该干的活儿，不要懈怠。